

水围古城

李伯宁 著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www.waterpub.com.cn

水困古城

李昂

李伯宁 著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www.waterpub.com.c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水困古城/李伯宁著. - 北京: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1
ISBN 7-5084-0861-6

I. 水…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74073 号

书 名	水困古城
作 者	李伯宁 著
出版、发行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北京市三里河路 6 号 100044) 网址: www.waterpub.com.cn E-mail: sale@waterpub.com.cn 电话: (010) 63202266 (总机)、68331835 (发行部)
经 售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排 版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微机排版中心
印 刷	水利电力出版社印刷厂
规 格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8 印张 484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12 月第一版 2001 年 12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凡购买我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的,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者简历

李伯宁，河北省任丘市人，1918年生。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和解放战争期间，曾任冀中区肃宁县长兼县游击大队长、冀中导报社编辑科长、副总编辑。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水利电力部司长、副部长、部党组成员；水利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三峡省筹备组长、党组书记；国务院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正部级）。中共十二大和党代会代表，第六、第七届政协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水利文协主席、名誉主席；北京杂文学会顾问。著有少儿文学集《铁娃娃》（获宋庆龄儿童文学奖）、《梅香如》、《血染梨花红》等小说，编剧并组织拍摄了十一集电视连续剧《水困古城》，获得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一等奖，出版了报告文学集《随中国农民代表团赴苏参观记》和诗集《感时吟》。发表过多篇杂文和报告文学，并著有水利文集《论三峡工程和开发性移民》与《我的水利梦》。

写在前面

水是生命之源，没有水，就没有生命。当然，就更谈不上农业、工业和人类社会与生物活动的一切了。从地球上孕育了人类开始，人类依水而生，繁衍生息，“得水而兴，弃水而废。”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发扬光大都是由于河流的滋养，是河流的乳汁哺育的结果。无论是黄河、长江还是恒河、尼罗河……每一条都有着古老的历史，古老的文明。人类对水的开发利用，促进人类生活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而经济发展缔造了人类特有的水利文明。因而水利文明也是人类社会的基础文明。

而今楼兰古城的消失，碧水蓝天的罗布泊变成为风暴肆虐的沙漠，以及频频出现在我国北方的沙尘暴，这都是缺水造成的恶果。由于天上降水，是大气环流和季风的作用，人类坐享其成。有史以来，水在人们眼里看不到它的真正价值。因而对这世界上最宝贵，须臾不可缺少的、无可替代的生产、生活资源，错误地被视为最不值钱，甚至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东西，而随便地糟蹋着。浪费水、污染水的现象，随处可见。但又视而不见，更不心疼。这种自我毁灭的愚蠢行为，何时何地才能得到根本扼止呢？

古往今来，年复一年的水旱灾害，一直是困扰着人类和生物的主要灾难。特别是大自然所带给我们的洪水灾害，自古以来，我们的老祖先就把洪水、猛兽称为人类的两大天敌。直到1998年，长江、嫩江、松花江的特大洪水，还在显示着它对人类生存和人类所创造出的劳动成果，具有着怎样的毁灭性破坏作用。从1991年到1999年，在这短短9年的时间里，我国先后发生了6次较大洪灾，经济损失累计万余亿元，死亡3万多人。但这还远远比不上我国

七大江河在历史上不止一次地发生的大灾大难。可以说，一部五千年的中华民族文明史，也是一部人与大自然斗争的水利史。

人们盼水，怕水，又恨水。这个矛盾多少年来都没有得到解决。直到现在仍不敢说，“人定胜天”能在哪一天才能实现。

从传说中的大禹治水起，历代有作为的统治者，都把治水视为治国安邦的基本国策。水利兴，国泰民安；水利废，灾害频频，民不聊生，国破家亡。

有水利总理之称的周恩来是中国也是世界的伟大人物，他说过一句撼天动地的话：“治水比上天（卫星）还难”！

我从1949年参加组建新中国水利部起，即从事水利工作，在这50多年的水利生涯中，对水利工作有着较深刻的体会。我编写并组织拍摄的十一集电视连续剧，《水困古城》就是试图让不了解水的人们，对周总理的这句至理名言，对于新中国的治水人“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艰难历程，以及其中的许多苦辣酸甜，可以管窥一二，从而提高对水的认识程度和忧患意识。虽然，我已经从水利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但我对于中国水利的思索，却一刻也没有停止。我也希望全社会都来关注中国的水利，关注水利人的生活，关注水利的众多问题和难题……

电视连续剧《水困古城》1996年两次在中央电视台播出，1998年长江、嫩江、松花江发生特大洪水时，又再次在中央电视台重播。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鼓励和新闻界、文艺界，以及社会各界，包括广大水利战线干部职工的好评和肯定。并被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评为一等奖。许多热心的朋友们，为扩大对水利的宣传，多次建议我把它改编成长篇小说，呼唤更多的人来了解水，关心水，增强对水的忧患意识。我出于一个水利老兵的责任感，同意了这一建议。但当我着手从事于这份工作时，重新审视这部电视片，感觉需要进一步阐述的东西仍然很多很多。

随着时代的发展，改革的深入，我的思想也在不断地变化。因此，这部小说的人物基本上还是那些人物，故事基本上也还是在那些人身上发生的故事，但多了我对中国水利改革进一步的理解和见

解。从电视剧到长篇小说的改编过程,也是我再一次重新审视中国水利所走过的艰难历程。这其中有些地方被丰富了,有些问题有了更进一步的思考,但我依然是在呼吁,呼吁全社会都来关注水利,认识水利,使水为社会进步、为人类的发展提供无可替代的保证作用。

江泽民总书记多次引用古训告诫我们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中国的淡水资源按人均计算仅占世界1/4,我国所面临的水灾水患、水源危机、水质污染、水土流失、工程老化……诸多问题既不容乐观,更不可轻视。

建国以来,新中国的水利事业在以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党中央英明领导下,成就辉煌,可以说50年胜过历史上的几千年。在我对新中国水利事业的巨大成就充满了自豪与骄傲的同时,又对我国七大江河甚至是一些中小河流尚未得到根治,洪水对国民经济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毁灭性威胁,年年都可能在这条河或那条河,这个地区或那个地区,造成大灾大难而寝食不安。同时,又对地理、时空造成水资源性的匮乏和对水资源的缺乏科学管理与科学运用,而造成的严重浪费的恶果,以及对日益加剧的对江河湖海和地下水的严重污染,水土流失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也使人忧心如焚。

这些都说明我国的水利建设还任重道远。而要使水利走向良性循环,除了唤起全社会对水利问题应有清醒地认识,和国家对水利应按其在国民经济中的首要地位给予其相应比重的财政投入外,还必须采取经济的、政策的、行政的、科学技术和法治的强力措施,对我国水利进行综合开发治理,才能使水利适应我国四化建设和人民生活日益提高的需要,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完成几千年来人类翘首以盼的夙愿。

我这个已届垂暮之年的水利老兵,为此愿发挥余热,老有所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李伯宁

2001年7月于北京

引 子

人无远虑 必有近忧，
高枕无忧祸临头。
水呀，水！
水可载舟，也可覆舟，
水养育万物，也凶如猛兽。
遇大旱，赤地千里，
逢大涝，尽付东流。
水利兴，国泰民安，
水利废，国难民愁。
都说京官最难当，
哪知水官更多忧。
与天斗，与地斗，
世事纷纭难测透。
且莫忧，且莫愁，
世上难事怕无私，
无私无畏解千愁。
大禹、李冰千秋颂，
一曲改革振神州。
前人指路后人走，
为降水魔甘当老牛。
看，改天换地谁最风流？
看，改天换地谁最风流！

一曲凝重、沉思转而高亢的歌声，引出中国水利工作者一段感天动地的故事，催人奋进，而又发人深思……

那年，燕山大旱。

坑塘干涸，田地龟裂，禾苗枯焦……

羊肠般的山道上，每天都有人外出逃荒，一个个面黄肌瘦，步履蹒跚，拖曳着自己摇晃的影子，生命和生命的影子一样轻飘

……

清晨，太阳还在山谷间沉睡，山路上早已人声喧嚣，人们从数十里外赶来清江边找水。他们肩担手提，车拉驴驮，不辞辛劳，不计付出，就只为了能得到这一口活命水。

鸟儿从遥远的地方飞来，飞到河边找水。它们都渴急了，饥渴之极的鸟儿，只要发现运水的车辆或人群，便会一头扎下来，落在桶边上抢水喝，赶也赶不走。

这一泓细水，却是维系两岸数十万生灵生死存亡的血脉。在持续的干旱面前，在两岸数十里外的人都来抢水争水的情况下，清江日见一日地消退着、萎缩着……

然而，这样日子并没有能够维持多久，在清江断流的第二十八天清晨，三个孩子，洪子、洼子和秀秀用小瓢淘走了积存在河底的最后一点水，清江干涸了！

清江干了。

清江亮出了满河底的砂卵石，就在这一夜间所有的鸟都不见了。砂卵石懒洋洋地躺在河床里，任凭毒辣辣的日头烘烤着。这时，如果有人敢光脚踩上去，立时就能烫出一个枣大的水泡来，倘若把鸡蛋打碎在石头上，也能够做出一份煎蛋来。找水的人们无心煎蛋，也无蛋可煎。他们扒开河底的砂卵石，在湿润的河床上挖下去，来寻找最后的一口救命水。

大旱之年，赤地千里。

葛仙姑说：“龙王爷在发威，他说要让清江连旱十八年，要旱到草木成灰，石头着火……”

清江村有不少的人在弃家逃难，有的逃过黄河，有的下了关东。但更多的人却是走不了，这并非穷家难舍，而是外边无亲无友，其实就是无路可走，无处可去。人们在巨大的惶恐中，在葛

仙姑蛊惑下，又一次聚集在龙王庙前，开始了大规模的祭祀活动。

葛仙姑披头散发，杖剑赤足，口中念念有词，围着龙王庙前的香案边跳边舞。人们只见她转了数个圈子之后，焚烧了第一张黄表，按照早已预先说好的指令，立时鼓声暴起，牛角号吹得山摇地动。

在鼓声与号角声里，一头老牛被牵到台前，随着葛仙姑对着牛头又唱又跳。随着葛仙姑手起剑落，一个汉子抡起二十八斤重的油锤，重重地击在了牛的头顶。可怜的牛哀嚎一声，颓然倒地。

被割下的牛头，血淋淋地供在香案上。

葛仙姑有如神鬼附体，她围绕着香案疾走。几个壮汉高举着两个孩子飞奔而来，他们就是洪子和秀秀。他们被选为“金童”“玉女”奉献给了龙王，以求取龙王的慈悲，降雨保佑这一方生灵。

骄阳似火，被绑上石柱的孩子在哭叫，他们身旁是鲜血淋漓的牛头，是口吐白沫的神婆。往日熟识的叔叔大爷们，似乎也换了一副陌生的面孔，他们在神婆的指挥下，不停地跪拜，不停地舞蹈。

天空飞过来一只乌鸦，它已经不知飞了多远，它想来清江找点水喝。当它历尽艰难，终于飞到这里时，在精疲力竭之中竟然被鼓声震落下来。乌鸦正掉在葛婆子头上，她把乌鸦捡了起来，只见这乌鸦死了。死去的乌鸦嘴角上挂着一滴血，拿在手里像羽毛般轻巧。

葛仙姑一愣，趴在地上连磕数十个响头，她说：“龙王爷着急了，派乌鸦来催我们。”

号角凄凄，鼓声追命……

两个孩子哪里知道等葛仙姑焚烧掉第三张黄表，他们作为“金童”“玉女”，就要被奉献给龙王。

葛仙姑举起了手里的桃木剑，剑尖上正挑着那第三张黄表，

随着剑尖的垂落，黄表已经接近了香火。就在这一时刻，忽然一阵狂风吹来，把黄表卷上了天空。葛仙姑惊叫一声，脸色大变，她急忙伸手去抓黄表，抓了几次却没有抓到，只见黄表越飞越高，最后消失在黄沙漫漫的天空中。

一声霹雳，在众人头顶炸响。人们只见西北方向，空中有一团黑云冲天而起，像一株树，一株如风疾长的大树。很快那树又变成一座山，一片层层叠叠的山峦，随着电闪雷鸣，乌云如山峦涌动，波涛翻滚，转眼间便罩满了人们的头顶……

雨来得好急，好猛！铜钱大的雨点刚在沙土上砸下点点坑凹，瓢泼大雨却如排山倒海而来。

葛仙姑最先明白过来，高叫一声：“龙王爷显灵了！”

清江村人也明白过来，跪伏在泥泞的地上随声附和：“龙王爷显灵了……”

这时，一个孩子趁着人们跪伏在地时，抓起抛在地上的尖刀，割开了“金童”“玉女”的绳子。他说一声：“快跑！”三个孩子转眼就消失在了风雨中……

三个孩子不知道该往哪儿跑，便仓皇向家里奔去。他们在半路碰上了洪子的妈妈，她拖着重病之躯来寻找儿子。等到洪子出现在她面前时，抚摩着儿子却还以为是在梦中。

她想不到两个孩子会这样捡条命，深知在村里人明白了真相后，一定也不会就此罢休的。洪子娘无力地推开儿子，她说：“快走，走吧！离开清江村，离开清江，离开这里越远越好……”她没有时间说出更多原因，只是催促这三个孩子赶快逃命。

洪子说：“娘，我不能离开你……”

雨如瓢泼，浇透了这孤儿寡母。雨线又如万条皮鞭，肆虐地抽打在他们身上。重病在身的洪子妈本已是气息奄奄，现在见劝不走儿子，情急之中一口气没有缓上来，就死在了儿子的怀里。

葛仙姑正沉浸在天降暴雨的惊恐中，她以为真是龙王爷显灵，来给她下了大雨。她为自己有如此之大的法力暗暗吃惊，不觉中也有点大喜过望了。她端起了大仙师的架子，带着能够呼风

唤雨，天下舍我其谁的神态，率领清江村人再次地三拜九叩。还预言说：“这雨要下整夜也不会停止，要到明天午时三刻才能雨过天晴！”

雨，果然是一夜未停。

但葛仙姑的预言也没有能够兑现，午时过后，不但未见晴天，反而是越下越大了。人们找葛仙姑来问，她说：“我说过这时晴天吗？我没说，这是你们听错了，我说要到明天午时，并非今天！”

可是，等到第二天中午，雨依然在下。又过去一个时辰，雨开始变小，直到黄昏时分才慢慢停下来。葛仙姑踏着泥泞走出家门，到街上来宣扬她求雨的胜利，有人说：“雨是求来了，可又有点太多了……”

葛仙姑说：“龙王爷看着我们献了‘金童’‘玉女’的诚心，当然是要大方点儿了，那还能像你那样小家子气？要知道龙王爷打个喷嚏，人间便是一场大雨，龙王爷吐口吐沫，咱这儿平地就要三尺深的大水……”

“那龙王爷要是撒泡尿呢？”有人问。

葛仙姑对这种不敬神灵的人，向来嫉恶如仇。她说：“你竟敢说龙王爷撒尿，龙王爷能撒尿吗？”

“龙王爷既能打喷嚏、又能吐吐沫，又为什么他就不撒尿呢？不撒尿的是泥胎，泥胎也能打喷嚏吗？”那人一连串的反问，不免也让葛仙姑张口结舌。

雨反正是下完了，也流进了河里，渗到地里，龙王爷再想收也收不回去。这时，又有人说：“你别以为是龙王爷把‘金童’‘玉女’接走了，刚才我还看见他们，他们是不是去了趟龙宫，又让巡海夜叉给送了回来？”

“什么？你说什么……”葛仙姑脸色一变，但她的话被一阵骤然暴起的雷声给打断了。随着这声雷，只见风起云涌，本已经飘走的云团，又从山的那边卷了回来，紧跟着又是一阵漫天而来的急风骤雨。

房屋经不住长时间的风蚀雨剥，无一家不在漏水，随后有几处房屋坍塌，村里人看看自己摇摇欲坠的房屋，怕被砸死在里边，纷纷支起窝棚栖身。窝棚不避风雨，地面潮湿泥泞，家家饥寒交迫，苦不堪言。

清江村人又来找葛仙姑，求她让龙王别再下雨了！这雨已经下得太多太多了。

葛仙姑剔着塞进牙缝的牛肉，冷冷一笑说：“不是有人说龙王爷撒尿吗？这回龙王爷真要撒尿了。你们知道不知道‘金童’‘玉女’跑了？连天上的神仙也敢糊弄，那等着瞧吧，这雨要下七七四十九天！下到山崩地裂，江河倒流……”

葛仙姑的话让清江村人个个面如土灰。他们看到清江河水在暴涨，已经逼到了村庄的边沿。人们乞求葛仙姑想办法，补救的办法自然不言而喻，为了不让雨下四十九天，只能找回“金童”“玉女”，把他们真正地献给龙王爷。

洪子和秀秀被抛进了清江……

两个孩子在水中挣扎几下，很快便顺流而下，再也看不见了。

看不见了……只有一片大水，混混浊浊奔涌而去。

最先沉没的是洪子，然后失踪的是秀秀，秀秀的红衣衫在浊浪中一起一伏，几起几伏间便随水而去。

一个孩子沿着清江堤岸在奔跑，他高喊着：“秀秀！秀秀……洪子！洪子……”

一个女人在江边哭嚎，“秀秀！秀秀，我苦命的孩子，丢下娘还怎么活呀！”

一声炸雷，劈开了清江村街口数百年的老榆树，半边树杈坠落下来，横陈在清江村街口。好几天都没有人敢去碰那树，人们心惊肉跳地绕道而行，像是面对着一半死的巨蟒。

全村人除去献出孩子的两户人家，再次凑出祭品来请葛仙姑去龙王庙作法。这夜，雨下得更大、更狂，龙王爷铁面无情，全然不管葛大仙姑声嘶力竭的乞求和哀告。当她把最后的一张黄表

烧化在神坛前时，山洪暴发了……

随着山洪的到来，山体也开始滑坡，清江村到底没能逃脱这次大灾大难。村东十几户人家的房屋，转眼之间便被泥石流冲进河里，随水而去的还有十三个老人、十五个孩子，各家各户的猪牛鸡鸭；桌椅板凳、衣服被褥、锅碗瓢盆……所有财产和仅存的一点谷糠粮食，都被大水吞没了。

生命不能离开水，生活不可能没有水。水是那般的无情，又是那般的多情！

在水一方生活和工作的，是与水为伍的人们。

他们命运多蹇又生性执拗，他们前进的道路，有如江河的九曲十八湾，但美好的前景永远属于那些开拓进取，而又无私奉献的人们。

故事将从这条河流开始，历经千百年水患的清江要修水库了……

第一章

1

十八年过去，清江几度干涸，几经泛滥……

解永清站在清江河边，他就是当年那个被抛进江中的洪子。此时，他望着满目青山，一江春水，记忆中那锥心刺骨的一幕，仍然历历如在面前。

娘死了，娘在悲伤和惊恐中死去，死于大雨、大水、贫穷和伤痛……倘若娘死不瞑目，在九泉之下可否知道她的儿子回来了？清江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解永清望着清江村，这就是他的家乡，那个曾经养育了他，又给过他童年许多疾苦，许多伤痛的清江村啊！解永清你为什么还要回来？

散落在山坡上的是一片茅屋，窗棂更黑，屋门更破，依如解永清记忆中的模样，还是那条老街，还是那些老房。几家檐头炊烟升起，随风飘来了煮苞谷饭的香味儿，还有几络野菜的苦腥。

一头黄色的老牛，静卧在村口的老榆树下边的荫凉下。这榆树，在那年大雨里被雷击中了，有一半树冠坠落下来，另一半树冠却长在上边，依然是那样的古朴苍劲，那样郁郁青青。

一个老汉，蹒跚着来到清江河边。他是谁呢？解永清费力地想着，看那个年龄，看那个身架，好像应该是宋鲁文吧？十八年过去了，他大概就在这个年龄。解永清随着他的身影望去，望见河边还有一个割草的妇女，这女人穿件紫红的花布衫，在绿绿的草地上非常醒目。

晨旭的霞光照在江面上，波光粼粼中解永清看不清那人是谁，即使看清他也不会知道，他毕竟离开清江村这么长时间，村子里会老去一茬人，又长大了一茬人。

解永清想起了秀秀，他怎么能忘记秀秀呢？那个跟他一起被绑上“祭坛”的女孩儿。当然也想起了洼子，儿时最要好的三个小伙伴，一起在河里洗澡，扎猛子摸鱼，一起上山挖野菜，捡蘑菇，过家家……

秀秀是当然的小媳妇儿，他扮新郎官儿，而洼子却是吹鼓手。洼子腮帮子鼓鼓着，把柳皮哨儿吹得震天响，洼子一次又一次把他们送进“洞房”中，目光里有几点欢愉，也有几分羡慕。

记得有一天，洼子忽然说：“洪子哥，让我当一会儿新郎官儿吧？”

洪子感觉洼子是在乞求他，其实洪子早想给他调换了，只是秀秀反对这事才没换成。他感觉不单是柳皮哨比洼子做得好，会吹的曲子也比他多许多，能由着自己性子去吹去耍，总比傻乎乎地当个新郎官儿好。他说：“你当就你当！只怕是秀秀不愿意。”

秀秀对洼子说：“谁会给你当媳妇？我不玩了！”秀秀说完撅起小嘴儿，甩着两条羊角辫离开他们。没有了秀秀，两个人就去江边摸鱼，很快便把跟秀秀的矛盾忘记了。

那天，洼子还摸到四斤多重的一条大鲶鱼，晚上他娘就把鱼给炖了，洼子给秀秀送去一小碗，并没给洪子。秀秀还问洪子：“你为什么不给我送鱼来呢？”

解永清那时不好意思说他只摸到几条两三寸长的小鲫鱼，就说：“有洼子送你鱼吃还不行？”

秀秀说：“我不稀罕他送来的破鱼！”

从此，解永清发誓摸条大鱼比过洼子，他在江里练成了一身好水性，可是大鱼总是让他碰不上。有时，他也给秀秀家送过吃的东西，这大多是娘的意思。秀秀每次见他来都很高兴，当时他们才几岁？孩提之间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为什么至今还能记得？记得这么清晰、这么牢固？

后来，他们成了村子里的“金童”“玉女”。全村人来给他们办“喜事”。他在母亲悲痛欲绝之中被抱上了一匹瘦马，瘦马如刀般的脊背使马鞍滚向一边，他被众人簇拥着没有摔下来，一路歪斜着去秀秀家“迎亲”。一路上吹吹打打，这次吹的可不是柳皮哨，而是唢呐，是笙管和笛箫。

“洞房”是全村最好的一间瓦屋，他和秀秀在许多人奇异的目光下，吃了四个用颜色涂红的鸡蛋。解永清不知道这是大祸临头，在他眼里这一切还是像在玩过家家，当秀秀靠在他肩头说：“洪子哥，我害怕。”

他说：“怕什么？有我呢！”他似乎一点不怕被扔在水里。宋鲁文嘱咐他们，你们见了龙王爷可千万别害怕，一定缠住他不放，给咱这方人求个年年风调雨顺。解永清那时还想龙王爷是个什么样子，如果真像庙里的那个泥胎的呆样子，还怕他不会大发慈悲呢。

后来，他们被绑在龙王庙前的石柱上，烈日烘烤下口干舌燥，却没有人给他一口水喝。

后来，他看到牛被油锤击碎了头顶，牛头割下来摆在供桌上，他忽然感到了一种恐惧。多少年后才明白他是闯了一趟鬼门关！而水给人们造成的灾害和苦难更是刻骨铭心的。

他们被抛进了清江之中……

当时，雨势正猛，千条万条雨线在河水上溅起无数的水泡，炸雷不时在空中响起。洪子只觉自己在空中翻个跟斗，便“扑